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三

眉山蘇軾文六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黄歇吕不韋皆

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賔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

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

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黄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

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賔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禄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寛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軾以智勇辯力比之虎狼疑若言之無擇者間嘗論之
物得氣質之偏人得氣質之全偏全之義非即善惡之
謂也偏善偏惡之謂偏全善全惡之謂全虎豹終日不
殺則跳踉大叫以洩其怒必撲殺一物乃已麒麟騶虞
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間世一出往往餓死兩者決不可
以相假人則不然其善量可以彌天地則其惡量亦可
以彌天地如掌之正反然故惷愚冥頑者能小善而不

能大善則亦能小惡而不能大惡智勇辯力者其能為善大則其能為惡亦大善可麒麟騶虞惡亦可虎狼也是以為人上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論魯隱公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弒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魯之信史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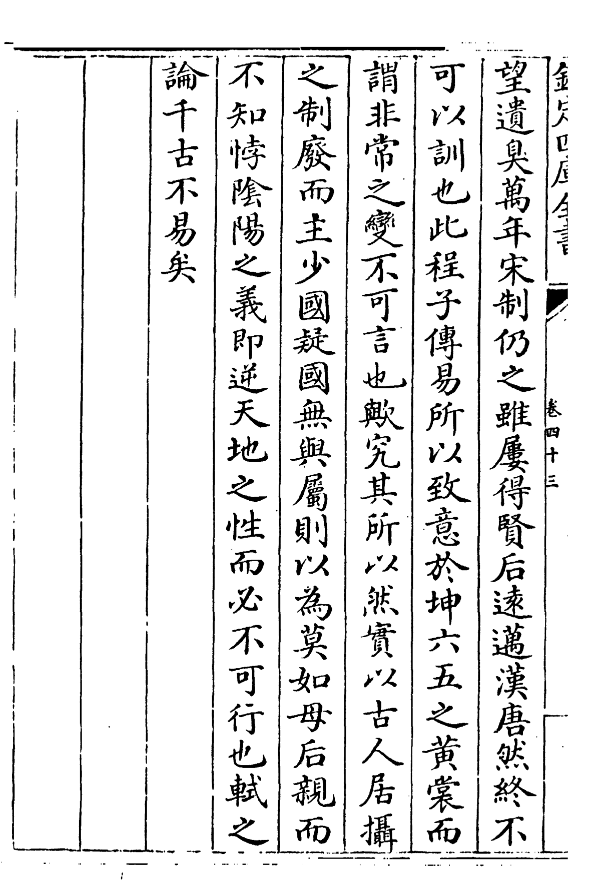
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

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

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毋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為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從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

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秦燔詩書而先王之典章茫然不可考漢興未幾而呂后遂以女子居攝幾移漢祚當日匈奴尚知其非而為媟嫚之語以相誚刺乃漢之公卿拱手以聽莫敢誰何亦人倫之大變矣後遂以為典制至於唐武后後先相


望遺㚖萬年宋制仍之雖屢得賢后遠邁漢唐然終不可以訓也此程子傳易所以致意於坤六五之黄裳而謂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歟究其所以然實以古人居攝之制廢而主少國疑國無與屬則以為莫如母后親而不知悖陰陽之義即逆天地之性而必不可行也軾之論千古不易矣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

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兹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

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軾謂亂臣賊子猶蝮蛇不殺之必被其毒洵矣然謂李斯殺趙高可以救死固不知死非可以殺人救也况李斯亦未始非蝮蛇以蝮蛇殺蝮蛇而可以救死哉斯陳六師以斬高扶蘇寧不德斯於一時然而扶蘇虎子蒙氏虎臣安知他日不以别故具斯五刑哉孔子曰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繼之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之篤信好學信何信乎信夫死生禍福在天在人其於我無毫釐之損益惟現在所居之位各有當然自然之則為我所必由之道則不可以或過或不及也學何學乎學夫死生禍福之當前一不以動我心而唯於我現在所居之位盡其當然自然之道而毋或過毋或不及也是故天下有道則見見者道也天下無道則隱隱者道也入危邦居亂邦必先有離經

叛道之心而後入且居之既入而居之安往而得死所哉若夫龍逄比干之流則其現在所居之位即在危邦亂邦之中其死也正所為守死善道而不可以同年語也軾所論五人惟魯隱公不殺羽父則然矣若里克李斯者何暇與議誅亂賊哉若夫鄭小同王允之一死一不死皆無可哀葢既置身於蝮蛇之側必非所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人也善哉孟子之言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内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

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

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為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為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

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吴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吴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

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謡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羡武后亦以謡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與國

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為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至言篤論可謂豈弟君子矣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髭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

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

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吴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

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

漢之末董卓刼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儲欣曰并南宋百五十年小朝廷侮辱公亦若燭照而數計也異哉或謂勢可以不遷而遷者周平也勢不可不遷而遷者宋高也嗟乎使果不可不遷也當日京師已破宗留守何累表而請還南陽議幸李相國何慷慨而拜疏觀留守且死大呼渡河而宋非不可不遷章章明矣史載高宗置先生文集於左右披

覽循環而於此論若未嘗寓目者又可慨也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恱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

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有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術者必

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周語曰君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惟其患不均也故導而布之以使之均惟其患不安也故布而均之以使之安司牧斯民者為國家理財為利民用厚民生計耳豈計他哉古人有言食前方丈所嘗不過一臠廣厦萬間所居不過尺地人君雖玉食萬方要豈有異於人皇矣上帝肯使一人恣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若曰非以自奉吾以富國葢所謂惑者矣夫人

各私一已故名已之肢體以為身私其眷屬故名眷屬之所聚處者以為家推而及於天下則無所私無所私而為天下所係屬之一人則名我民之所托足者以為國國者非他人民而已今取人民之所以養生送死之具頭會而箕斂之銖銖兩兩以成鉅萬而扃鐍於一處曰吾以富國其民至於凍餒而莫之省憂是何異聚粟帛而窖之使一家凍餒而曰吾以富家取金錢而握之使一身凍餒而曰吾以富身哉亦可為愚矣漢文景之

世千里不持糧孝武用桑生而亭候蕭然矣宋真仁之世雖未及文景而百年休養其民衣食滋殖神宗用安石而戶口逃亡十室九空矣是謂之貧國則可耳號為富國何富之有哉以趎為楹以厲為西施人之顛倒往往如是禹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夫是數者之致亡也蓋必因是而求桑王富國之術以遂其縱欲之樂也如其不然雖亡其身未必能亡其國若夫直言桑王富國之術則亦

不必有是數者而不亡於其身必亡於其子孫矣豈特能貧國已哉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

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吕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

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

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

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用宦寺任法律之禍毒痛四海而卒乃身受之孟子所謂仁者以其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不愛及其所

愛也此文與代張方平上書所論窮兵黷武之禍警後世君臣最為深切著明軾之垂光百世宜矣

論項羽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

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

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

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君臣之義非可僞為楚懷王之立羽與增臣分定矣項羽矯殺卿子冠軍所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殺增不以此時去及弑義帝江南而增猶為羽謀如故則增之死久矣奚待疽發背哉軾曰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亦人傑也哉夫虎狼之威漢高未必不畏漢高畏虎狼虎狼

亦俊傑耶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四

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録監生臣顧達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四目録

眉山蘇軾文七

記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四

眉山蘇軾文七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

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内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觀之未有不髙且大者也彼挾其髙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横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

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
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
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
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
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
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
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
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餘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黄道周曰此篇不惟文思温潤有餘而説安遇順性之理極為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

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

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戯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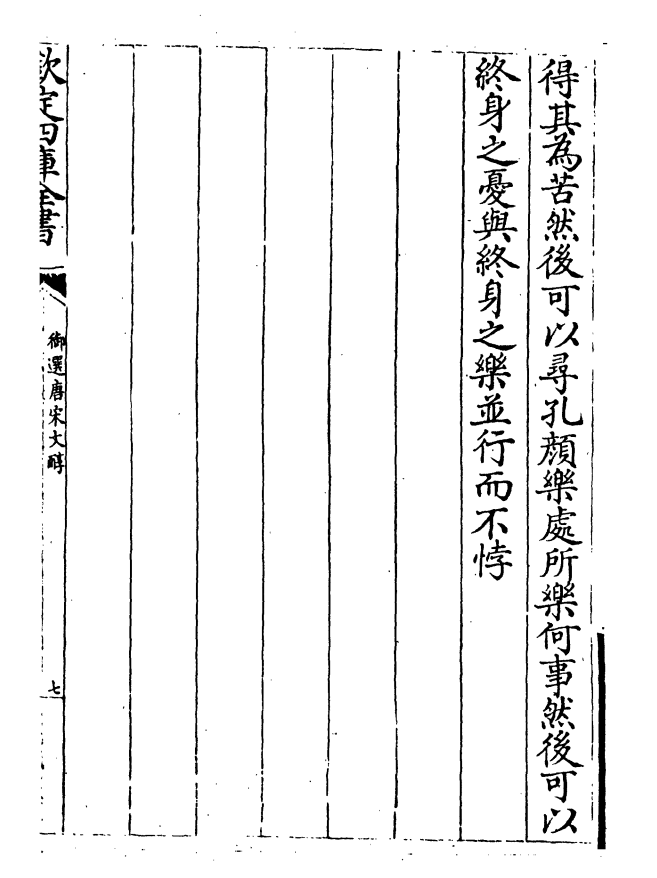
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熈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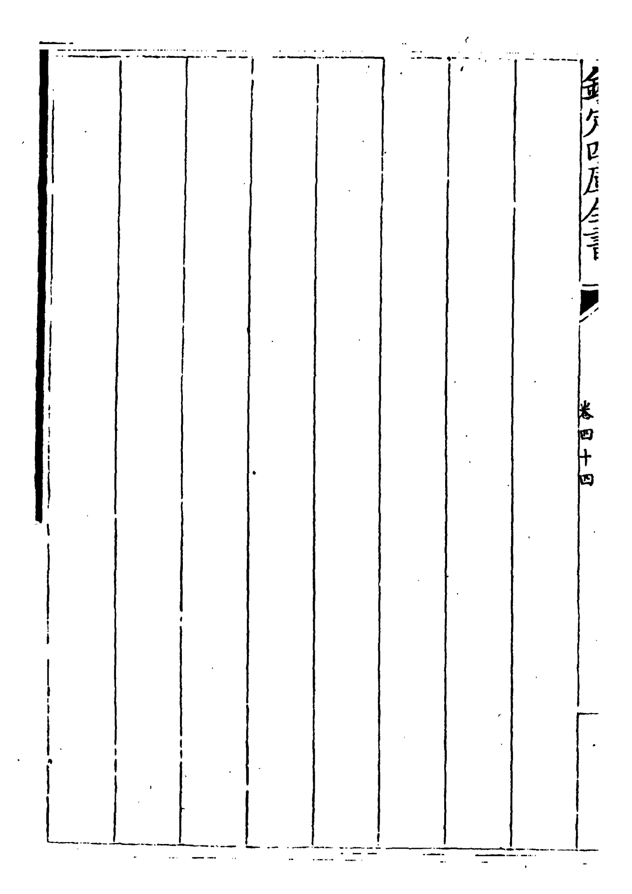
歐陽修好金石文字為集古録朱子議之軾謂書畫當

如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去而不復念乃能常為吾樂而不為吾病所見加於修一等矣然猶未足為言之至也唯曰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斯實千古至言焉先王之經曰惕若曰懼以終始曰畏天之威曰用顧畏于民嚚古之聖人未嘗頃刻忘其懼思者不懼以思則道心息而天命不流行於吾心矣而語則曰樂在其中矣又曰知者樂又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嘉與門弟子也又曰回也不改其樂夫能

樂與否何關學問而孔子顧乃反覆申重昭示後世寧不與經之言教人懼思者不相侔哉曰此固天人所由判恒性物欲所爭為低昂者也夫人自有生而後物至知知以至物至而不知之日其間固唯以得其所欲為樂耳欲之而不至斯不樂矣欲之有至有不至而至者不足樂不至者致足不樂矣欲之而即至欲之而皆至而至焉者必不能如其所欲者之大且多則亦終無有樂矣況乎樂從欲而至者其不樂之根即潛伏於可樂

之境而先後至焉如掌之反覆然則是以欲為樂者其人自物至知知以至物至而不知之日其間究無一息之樂可斷也如春蠶作繭如秋蛾赴燈日求其樂日得其苦之死而卒不悟可不謂大哀乎自非廓然無欲舉世間之所假名為樂而日之乎苦之途者蕩滌淨盡消融無餘則孔子所云之至樂真樂安得一嚌其胾也軾言微物皆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然則留意於物者獨有苦耳安得樂耶學者誠有悟於此之無往不


得其爲苦然後可以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然後可以
終身之憂與終身之樂並行而不悖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

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輙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

事而㑹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刈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益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輙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

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賔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

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葢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朱子謂韓愈作滕王閣記篇末云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蘇軾作遠景樓記結處大意畧同祖愈之意而為之也今按為記必叙其

地之景物而愈未至滕王閣軾雖眉人而宦徐遠景樓之作軾所未見其不可懸擬一也故其結處暗合蓋古人文辭尚實事同則語同非有意摹繪昔人之謦欬也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説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説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

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閒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廻

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

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軾自跋錢塘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礱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某日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吴君示舊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

雲消子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斵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予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

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為記紹聖四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某書

嘗怪東坡脫屣生死無一物可以膠其中平生貴賤險夷履之一如遇可以為民請命者則一往無毫髮顧藉心誠為有見於道者而好導引服氣似不能無惑於長生之說者良不可解及讀此記而乃釋然夫生死之等

於夢覺也審矣然死不得謂之覺而生亦未始非夢生死皆夢也唯原始要終而知死生之説者則為覺人若夫長生久視縱有其事要亦是夢而非覺夫夢之中或徹夜如一息或一息成經年長短皆非真實又豈得謂短者夢而長者非夢耶軾之為導引服氣蓋亦在夢言夢而已此於道士何德順之請記衆妙堂也特為夢語以答之然其夢語固長生久視之真訣也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

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

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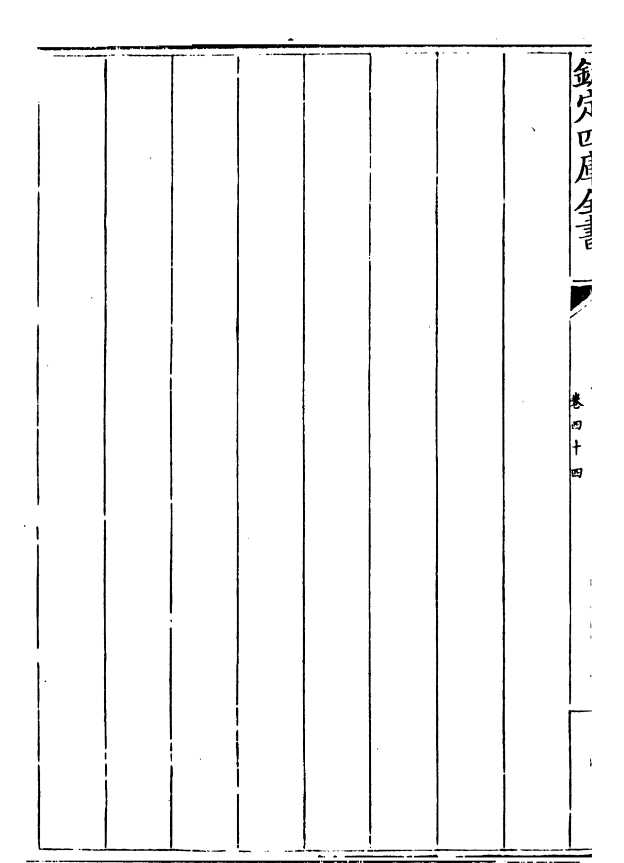
記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此記篇末數語殆取義於此斯義也其下學立心之始上達天德之基乎夫士庶人有善曰惟我父母師長之教訓

子弟之道當爾矣然為其父母師長者本所不有而受此空言無實之名亦胡為者況天子之於諸侯諸侯之於卿大夫又非父母師長之比而欲其下之有美必歸於上抑已隘矣為君之道唯在知人善任百辟卿士乃一人之股肱耳目也耳目聰明股肱恭重便是天君之至正寧見股肱耳目日頌其天君曰吾所以能然者皆天君之教訓哉至於讓德於天益若闊遠天之為德其諄諄然命之乎乃曰斯義也下學立心之始上達天德

之基何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不為若是乎聖人之曰以善望人也雖閭巷細民曰爾善則欣然喜曰爾不善則怫然怒若是乎民之秉彛好是懿德無不欲善之出於巳也人人皆欲善之出於巳而聖人又曰以善望人而善之名遂為人類所必爭雖君臣之嚴分父子之至親亦且心相競焉而不顧豈非靳善而大不善乎莊子曰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其仁義而竊之者也聖人立教盡絶其有我之私

而習之於忠孝之路士庶人有善則歸諸父母師長而已無與諸侯卿大夫有善則歸諸君上而已無與不使絲毫有所係累以啟其狥名喪實之漸而惟日孜孜惟善之從豈非下學而上達歟且為父母師長者固必又有父母師長也父母師長固皆不有也卿大夫之上有諸侯諸侯之上有天子天子之上有天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不有夫人不有而天有乎天固妙萬物而不有者也軾故曰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也雖然妙萬物

而不有萬物是以大有人人不自有其善天下於是大善而豈區區焉斤斤焉飾貌矜情以諧媚君父矯誣上天云爾哉軾斯記也幾於道矣而茅坤謂之滑稽儲欣謂之淺製洵乎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也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虵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煑以肉飼虎豹烏烏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絶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為不

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名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為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甞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

見輙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為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寳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

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强為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釋氏在唐宋之交最稱有人乃軾所述如是可知本分衲僧真同麟角也持此以概天下攝衣升座者幾無不落其度内矣韓愈闢佛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果若

其言佛固無絲毫增減若如軾言汰其似以求其真天下釋子可立盡也雖然盡不盡佛亦豈有絲毫增減乎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

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葢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

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

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古之立言者將以詔天下後世以行也故曰行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孔門弟子子貢為多學而識而問一言可終身行於孔子若是乎古所謂學不在多言唯力行

何如也當是時書蓋至少世衰道微家爲書而人爲說寖以多矣孟子息邪說放淫辭荀卿歷詆以爲非古也至於祖龍一炬玉石俱焚此文字之一變也漢世収亡拾燼至於東京士多以說經進故有經明取青紫如拾芥經不明不如歸耕之語是以先聖之法言爲富貴之捷徑也此文字之又一變也魏晉尚清談蔑經典迨及六朝雕琢曼辭六經掃地此文字之又一變也然而經生守殘抱闕綿延不絕昌黎韓愈思振其衰文則近古

於遺經有志而未逮然學者知有古文矣此文字之又一變也宋承五代之凋敝穆脩歐陽修復振昌黎之業當是時書蓋汗牛充棟矣經學藝文雜糅並列蘇軾繼歐陽修之後其所見聞大畧相仿觀此記可以論其世也濂洛關閩諸子出始斥俗儒記誦詞章之學求先聖先師之意於遺經蘄物躬而淑世士風丕變然當其身為俗所排目之為偽學顛躓困窮不得施於天下及其歿也天下知宗尚矣而富貴捷徑即出於道學一途轉

可空談性命束書而不觀此文字之又一變也自明迄今人誦程朱家崇孔孟尊經之效越漢邁唐然而經不必窮行不必考更亦不必高談性命但能帖括即取富貴更無妨於束書而不觀此又文字之一變也嗚呼古之立言者所以詔天下後世以行也行也者孔子謂之行已蓋已之事而無與乎人者也若是乎古之有書所以教人學聖賢今之有書所以教人取富貴取富貴又不必其實而徒貌其名書之設豈端使然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四十四